鮚埼亭集外編

鮚埼亭集外編卷十

鄞　全祖望　紹衣

行狀二

華氏忠烈合狀

在昔文章家無合狀之體惟葉水心集嘗爲陳同甫王道甫作合志蓋出於史之合傳予因援其例於狀但古人於夫婦之閒未有不以婦統於夫者今雙舉之何也曰華夫人之烈非凡爲婦者所可同也作華氏忠烈合狀

檢討華公諱夏字吉甫別字嘿農浙之寧波府定海縣

入也其後遷鄞少與同里王公家勤齊名同受業於始寧倪文正公已又同學於漳浦黃忠烈公已又同參蕺山之席已而同受知於新城黃公端伯華亭陳公子龍浙東社盟所稱華王二子者也是時檢討雖諸生而譽譽有范滂陳東之風浙東資其清議以為月旦以恩貢入太學乙酉六月浙東兵起首與董公志寧倡大議預於六狂生之目其奉錢忠介公書入定海說王之仁使返旆幾陷虎穴夫已氏欲殺之而不克詳見予所作忠介神道碑已而論倡義功授兵部司務尋晉職方主事皆不受請以布衣從軍悍帥枋成諸經畧皆不用然猶

與陳太僕潛夫出戰牛頭灣彈從頭上過如雨不退檢討雖素勁挺忠介亦不能盡與之合遂謝去是爲乙酉之仲冬又七月而江上潰是時浙東未下者祗翁洲彈丸地顧浙東之學士大夫以至軍民尚惓惓故國山寨四起皆以恢復爲辭檢討謂人心未去也而錢忠介公航海入閩連下三十餘城閩人告急於浙浙抽兵應之浙之守備稍虛檢討曰此可乘之會矣謀之益急丁亥乞師翁洲翁之故總兵黃斌卿無遠畧猶豫不應檢討憤責而歸未逾時慈之大俠以馮侍御京第海上往復書洩牽連檢討捕之入獄或曰亦夫己氏所爲也囚中

作生謝死謝稚械破械等詩家勤與董公德欽悉力營救出之檢討不以爲懲諷李侍御長辭於東山侍御曰吾於會稽諸城邑俱有腹心一鼓可集但欲得海師以鼓動聲勢檢討曰海師不足用也公何不竟以中土之師速舉侍御曰此閒人頗以海師爲望因其勢而用之耳檢討曰愚以爲海師必不可恃侍御曰子其強爲我行乃再乞師翁洲時馮侍御京第方在翁洲力勸斌卿斌卿曰我軍弱中土之助我者可得幾何檢討曰布置已定發不待時將軍何庸以寡助爲憂將軍之師入蛟關范公子兆芝當以徐給事孚遠柴樓之師會可得六

百人將軍之師至鄞江楊推官文琦當以王職方翊大
蘭之師會可得千人王評事家勤當以施公子邦炌管
江之師會可得三千人張屯田夢錫當以大皎之師會
可得四百人而曆籌部獻宸當以城中海道麾下陳天
寵仲謨二營之師爲內應可得千人將軍之師至慈馮
職方家楨當以其子弟親兵會可得五百人將軍之師
至姚李侍御長祥當已下紹興以邇將軍其東山之寨
當有使者來除道以俟而張都御史煌言當以平岡之
師會可得三百人將軍之師渡曹江章都督欽臣以偁
山之師會可得二千人將軍之師急移小亹合李侍御

軍西渡蕭山尚有石仲芳寨可得千人將軍以此衆長
驅入杭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何庸以寡功爲憂斌卿猶
不信檢討益恨而激之斌卿大怒奮拳擊之曰吾今聽
子言倘侍御爽約吾且取子肝以釁軍然斌卿特強許
終無出師意檢討歸乃復令楊公文琦往爲侍御籌益
勸斌卿楊公曰累失期事且壞今十一月四日直指使
者之天台監司而下皆送於南渡可乘虛至也我當約
諸道畢集以待將軍之樓船東山之兵亦以是日入越
斌卿曰諾自檢討偕楊王諸公經營恢復事東西聯絡
飛書發使月無寧晷嘔出心血數石至是以爲功有緒

矣而夫已氏又告變夫已氏之欲殺六狂生以阻軍也
自度不爲清議所容及再降於
新朝益決裂刊揭自言其前此歸命之早而爲王之仁
所脅今幸得反正見天有目然卒不見用乃益思所以
徼功者廣行賄賂遂得反間之力中途賺取檢討所貽
大蘭帛書盡得其詳由分守道陳謨以告之直指秦世
楨直指乃詭期不出而密調慈水之兵以襲大蘭定海
之兵以勦管江姚江之兵以擣東山三道之兵皆潰急
捕檢討得之屆期翁洲兵入關直抵鄞城東之三江口
諸道兵無一至者海道孫枝秀嚴警陳仲二將軍不敢

發弑鄉知有備亦不敢攻而去直指乃令知府大陳刑具訊檢討究其黨與檢討乃慷慨獨承曰心腹腎腸肝膽吾同謀也及問帛書所載楊王屠蕭諸人皆言其不預知府再拷之檢討大呼曰太祖高皇帝造謀烈皇帝主兵安皇帝司餉其餘甲申乙酉殉節諸忠范公景文史公可法而下皆同謀也知府三拷之終不屈而是日也謝昌元亦爲人所告下獄初謝氏欲害五君子以求用於

新朝不料枝秀之豔其富也欲并殺之而取其室乃使人上書告之又使人密語檢討曰謝氏汝冤家可力引

之當為汝報仇及其訊檢討曰咄嗟此乃反面易行首先送款之人也而謂其不忘故國吾死不瞑矣謝跪旁搏顙謝曰長者長者檢討在獄中鼓琴賦詩如平日自稱過宜居士或問之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何有於某戊子五月初二日行刑直指謂曰非不欲生汝柰國法何檢討曰事成吾不汝置事敗汝亦不吾置也絕命有白光一縷沖天而去監國還軍翁洲贈檢討門人私謚曰毅烈生平著述最多亂後散佚僅存過宜言八卷其獄中所訂操縵安絃譜泗水鼎樂府對簿錄藏於高武部隱學家今惟對簿錄尚有存者

檢討夫人陸氏有儁才而性貞且孝檢討被難夫人絕粒七日不死或曰有姑在何可死也乃日進一餐檢討正命夫人親詣市紉其首於屍負以歸旣殮復絕粒其姑垂涙勸之復日進一餐已而有令徙諸家妻子於燕檢討之友高文學斗魁急過語曰夫人當自爲計夫人曰諾願得裹衣以見先夫子於地下斗魁卽以其妻所有予之次晨起對鏡歎曰天乎吾不得終孝養矣視其盎中尚有米親掃臼舂之舂畢跪於姑前曰婦不隨郞去恐終不得事姑也姑其強飯自愛以保天年語畢其姑哭夫人亦哭隣里聞者聚觀如堵牆皆失聲哭夫人

徐起投繯堂中既上而絕者再時方盛暑汗涔涔下隣人或以楊梅一盂進曰願夫人嘗此而後死夫人亦渴甚啖之盡以巾拭汗復易繯而絕而檢討次子凜咫夫人於前數日密託檢討之友林評事時躍竊出匿之但以癡兒聞其家莫有知者夫人之慷慨從容既克從死又克保孤時人以為巾幗中奇男子云其後凜咫竟育於林氏年二十始復姓詳見予所作評事阡表有謝寅生者亦義士也素與檢討不相還往至是忽訊之獄中曰吾願以女配公子檢討許之寅生乃分以田宅而成立之謝氏之為枚秀所陷也亟行賂於直指發其貪墨

事枝秀遂罷官謝亦多方下石以報之而刊揭自暴其前此告變之功并爲枝秀所陷之屈然卒不見用嗚呼皇朝應天順人同軌畢附檢討欲以精衞之力塡閡海波亦何可得即令是時所圖得遂浙河如破竹亦豈足延西崦之祚乃一擲不中至再至三卒以喪元可謂愚矣又況重瞳受病一往疏防不密失身胥人抵隙竟漏多魚之師坐而受縛同盟駢首仇讐快心言之可爲浩歎者也然而欲存君臣之義於天地之閒則小腆雖頑終賢於篚篚壺漿之輩至於身經百鍊終不爲繞指之柔

皇朝殺其身未嘗不諒其心矣若乃夫人之凜然大節故國故家均爲有光而臨終妙用才反出檢討之上又一奇也彼反覆如夫巳氏到今亦安在哉

楊氏四忠雙烈合狀

鄞鏡川之楊以文懿公大其弟康簡公冢宰碧川先生竝起五世中有四開府三翰林兩臺諫四監司而守牧以下無論也時人爲之歌曰半壁宮花春讌罷滿牀牙笏早朝歸以榮之又六世而四忠雙烈出焉遂以收三百年世臣之局跡其一門被殲不可謂不慘然而爲故國增重矣

四忠者長監紀推官贈兵科都給事中文琦字瑤仲號楚石次職方郎中文琮字天璧其第三弟文瑛早卒次監察御史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文璣字贊玉號圓石次都督府都事文球字天璟太僕卿美益之玄孫澤州通判承龍之曾孫諸生德邁之孫監紀推官秉琳之子秉琳字公鼎能守文懿之教以名節勖諸子里中以楊太公稱之推官尤喜交當世豪傑以引進其諸弟然家貧甚推官娶沈氏御史以舉崇禎已卯科始娶於杭之張氏而以其婦裝爲職方娶李氏截江之役太公親帥諸子從軍御史初入臺力言浙閩宜合不宜分即使主

上屈節於天與將來無損於配天之業時方爭開讀禮
多不以爲然而同里張公著水尤出揭力排之御史乃
入閩思文召對又力言當聯絡閩浙以爲同仇不當啓
爭端閩強而浙弱莫若輸閩餉以助浙自足以服其心
思文然之卽賜食撤御前燈送至邸丙戌春以溫陵饑
按視疏發帑金三千賑給歸而陳四難十失諸奏疏皆
名言也思文特用爲雲南巡撫力辭請如前旨得領餉
入浙中以圖會師鄭氏尼之不果乃命以掌貴州道扼
防建延三關便宜行事召募義勇而浙東亡仙霞告急
思文出走方思文命御史之溫陵問知其有兒臨軒試

之對言今日宜作馬上天子未可狃承平積習思文奇之以明經上等卽授惠安訓導尋加監紀推官視惠安諸軍至是來就御史商所向而太公挈家至初張夫人尚居杭已而道斷夫人最多智略歎曰干戈載道吾嘗從夫以死耳其家力阻之不得潛自小亹渡江時兩軍列戍夾岸鉦鼓朝夕震中流交鬬每日數合飛鳥不得過而夫人忽脫兔至皆以爲從天而下也會江干事已不支乃謀奉太公入閩晉職方居守以都事從衛至推官御史適他出亂兵突過之夫人走伏草閒賊執太公以去索萬金不則烹都事散髮狂號於路路人憐其孝

不數日得金數千緡齋入砦賊以數不足欲殺之都事對父長慟賊亦感動令奉太公以歸俄而推官兄弟返避地於泰順之竹園欲求居文消息以謀扈從卒不得乃返甬上時浙地止翁洲未下而寧紹台山寨大起遙相首尾於是有五君子之難推官與大蘭寨主王翊最善故在五君子中獨主西南一道張夫人謂御史曰翁洲黃將軍未可信宜愼之御史亦以為然不意翁洲未嘗愆約而華公過宜所致大蘭帛書中途為人所得密揭告變竝列推官御史名旁及都事而獨遺職方時推官兄弟四人方謀於野聞變或勸之逃推官曰吾以義

勳而臨難不赴且將陷父於辟安用義爲然偕死亦無益吾獨承之因遣御史都事入閩御史不肯乃獨遣都事變服走推官就訊忼慨無危詞但言御史不預謀請釋之以養父而自請速死華公時已先在閩中聞之淚涔涔下而太公因槖饘傳語謂一日未死當一日讀書推官以詩答父聞者益歎太公之賢御史亦與同難李公昭武唱和不輟初華公已獨承帛書中事欲盡脫諸同難以故同難亦多不承者而推官獨不可於是當事議坐推官而釋御史推官遂與華公同死既殯張夫人謂御史曰難猶未止可速去職方亦曰弟但去有我在

御史猶豫未決夫己氏復以賄請於當事必殺之乃復逮之御史太呼高皇帝不絕以死夫己氏嘗與太公同學少相好長相密也及其反覆兩朝之間推官兄弟不復以父友事之故禍最烈張夫人負御史尸紉其首吮其血哭盡哀忽曰楊郎死忠分也何以哭爲因治棺衾皆雙具召畫師至寫雙影語家人曰吾死矣然吾宗刺史交人也乞之爲楊郎兄弟作傳吾死瞑矣刺史者前高唐牧德周也年老畏禍逡巡不敢執筆夫人乃書遺戒曰楊郎無媿於天地無媿於國家偷生一載有爲而然妾今從之亦可無媿於楊郎所遺二女楊郎在囚中

已爲擇壻矣聞者皆哭夫人拜謝於太公之前投繯被
救不死怒曰將贖我節耶楊郎遲我久矣乃飲藥少選
毒不即發復投繯而絕夫人之父季初故孝子夫人少
時亦嘗割臂療父病夫人之母亦烈婦也其淵源有自
云沈夫人嗷然而哭曰吾姒烈矣吾後之哉或勸之歎
曰昔陳同甫之傳烈女其姊不屈而死其妹畏死卒受
辱諸君將陷我爲畏死之妹耶亦自經監國還軍翁洲
皆贈官而都事之入閩也錢忠介公已卒乃謁劉閣部
中藻於福寧閣部曰祝君爲王元德之弟仲德則老夫
幸甚令參幕府軍事時都事尚未娶閣部欲婿之曰謝

三賓讐首未懸未可也閣部益重之次年福寧不守都事死之初張公蒼水以爭閩事不喜御史至是自海上貽書謂楊氏一門忠節如此當日悔其參辰并以詩弔之職方乃間行謁張公把臂痛哭託以聯絡中土事自是職方每歲往來海上不絕太公亦弗以前禍為戒勉以善成家風而海上之局日削職方悲憤益甚癸卯太公卒是年有降卒自海上言職方將引海上將趙虎為患逮至錢唐歎曰吾父以天年終吾可死矣且吾固雁行中漏網也賦絕命詞扼吭而卒李夫人先卒楊氏自戊子以來家經再籍寸絲粒粟無復存者庶弟文斑文

玠暨諸姪皆以職方故遣戍斃於道一門遂盡職方之死葬於杭西湖之南屏其遺意也又十二年而御史之同年前太僕石門曹廣葬推官父子兄弟十棺於鏡川惟都事無骨可歸招魂以附之詳見予所序楊氏葬錄推官兄弟俱有集御史尤多其奏稿烏史蟲史俱不傳詩稿惟落花吟一卷猶存推官獄中詩職方絕命詞皆僅存者

屠董二君子合狀

嗚呼古今殉國之士至於唐睢陽之六忠烈矣然觀張公所以語南八者惟恐同事諸君之死之不決而許公

死於偃師稍晚遂起張公之疑向非後死者力爲表之將竟不免於議論矣惟段公倒用大司農印如岐如劉如何各不相引而卒之各相報以死偉哉殘明吾鄉戍子之難過宜華公爲之魁顧華公所紀對簿錄頗若不滿於屠董二君子而獨推楚石楊公之慷慨予詳攷之華楊之抗詞不屈亙不愧張公而屠董之心亦未嘗有媿於許公特其形迹之閒有須暴白者遂不得比於段岐一輩爲可惜也予既爲華公夫婦合狀又爲楊公兄弟娣姒合狀偶繙對簿錄懼屠董大節之有晦也乃更作二君子合狀世有韓退之或採予文以當于嵩之攷

證未可知也

駕部屠公獻宸字天生鄞人兵部侍郎大山之曾孫推官董公德欽字若思鄞人兵部侍郎光宏之孫二家並以甲第雄於甬上稱世臣天生與若思皆負高才講氣節江南之亡也若思納衣巾於文廟慟哭時鄞之義師尚未動天生西向蕭山探行省消息聞潞王降而歸道出姚江則孫熊二公已舉兵天生杖策謁軍門二公奇之留參其軍事次月過宜華公等亦與若思擁錢忠介公起兵於鄞會師江上忠介執天生手慰勞之曰君可謂先平陰之役而鳴者也天生募義從爲小營軍於瓜

瀝之龍王堂前尋授軍爲主事若思亦以招軍輸餉功
在六狂生之亞授監紀推官不受已而江上事壞益角
巾歸里先是故尚書慈水馮公鄴仙兄弟門下多奇士
至是多在大帥幕中天生欲因其力以有所圖客頗許
之天生之居故侍郎第也北來諸將奪其半以爲署有
海道中營遊擊將軍陳天寵仲謨者北人也馮氏諸客
瞰知其有異微說之二人乃親詣天生密室屏左右言
曰吾二人故史閣部麾下也當江都失守閣部垂死遺
言屬我輩必無負明室吾二人敢忘之哉將有所待而
爲之以報閣部也吾觀公非凡人且一切來往蹤跡吾

亦稍覺之公若弗疑願效死力天生聞之大喜天龍等即從衣領中出史閣部牒示之曰倘城下有警吾縛備兵使者以予公矣於是過宜頻乞師於翁洲內外合約以復浙東用少牢祀史閣部於天生家陳仲二將軍預其盟會過宜以慈水大俠牽連被逮入獄若思與王詡事石雁悉力營救出之已而翁洲許過宜以師期遂欲合諸道之師大舉而天生以二將軍之師爲內應若思曰諸軍既入城吾請任其餉乃盡斥賣其家貲以待先期而夫已氏告變諸道兵皆爲大軍所截不得進祇翁洲師次城下陳仲二將軍秣馬猶思應之海道孫某登

陴以望駭曰敵兵翹首望城上而不發矢望內應也卽調城守營兵分鎮諸門居民敢有出衢巷瞻眺者卽擊殺之陳仲二將軍不敢發翁洲知有備次日遽去而城中亦莫敢有追之者懼內變也天生與若思走天台初五君子之聚謀也過宜忼爽而疏天生與若思皆戒之曰同里中有外託氣節之名內實陰賊不可信者宜防之過宜不甚用其言至是洩之夫已氏者果其人也海道遣人大索追及天生等於天台執之過宜之入獄也已獨承其事謂天生等皆不與謀及大訊甬之諸義士聚議亦以過宜爲戎首必不得活而天生等皆尚可免

況過宜既獨承則天生等不妨養身有爲乃私爲之行賂於直指而密以書告天生等令弗爲過激之語天生與若思諾之獨楚石偈公不可於是直指坐華楊以死亦欲免屠董而爲夫已氏所持不克天生坐獄中謂若思曰過宜不用僨負羈之言以至此也若思最與過宜厚至是亦頗咎之過宜雖異詞以謝而不能無拂於中故述二君子對簿之語稍稍以畏死誚之於是高公宇泰遣入謂過宜曰過宜極欲同志得全卒成王事今何其不廣乎過宜謝之嗚呼天生若思不過明經茂材耳非有析圭裂土之寵於前代必當濡首沒趾以相報於

僬原者也可以不爲而爲之則其判一死亦可知矣其時之不欲遽死者不過欲圖後効以萬一得當上以爲故國下卽以慰死友非貪生也今但取過宜對簿錄中語誠足見楚石之壯而不諒天生若愚之心長逝者之屈其有窮乎予詳過宜前後之言而暴白之亦猶李翰之例也天生等旣不得免卒與過宜同日死臨刑過宜欣然謂曰吾與二兒當其成長虹矣而陳仲二將軍周旋天生於難中甚力論者賢之監國還軍翁洲贈天生大理寺丞若愚兵部郞中天生夫人朱氏賢而文其姥恐其殉也守之夫人好言如平日而潛賦絕命詞伺姥

之歸自經以從

王評事狀

戊子五君子之禍同日死於鄞者四而王評事石雁死於杭其爲夫已氏所中尤甚焉評事諱家勤字卣一別字石雁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雅持風格博通四部稜稜不可一世其師友淵源皆與過宜華公同其子卽華公壻也黎學使博菴曰華文蒼遼王文簡淨華靜穆而邑宏肆王博奧而格莊坦華重錘鍊王尙冲夷至崇經酌史不肱於諸子則朴學均也華如泰山千仞壁立欽嵜王如崑岡之玉溫潤縝栗至惻惻無文恂恂不能語

則潛養均也馮尚書鄴仙之主中樞也延評事在幕中奏疏筆札盡出其手掖王稱制以選貢入太學乙酉六月擁錢翔部共起兵預於六狂生之月江上召為大理居官甫期年而喪職於是諸遺臣義士日夜謀所以復故國者而職志所歸呼吸傳致則惟華王二家時議分道集兵華氏主中甄而屠雋部以內應之兵佐之馮氏主西甄而李侍御以東山之衆相援楊氏兄弟主西南甄則大蘭之師也評事曰吾願主東南甄乃踰蔞山至管江管江之豪施邦炌杜懋俊等招蔞山之死士得三千人資糧扉屨無不畢具評事屠牛釃酒刺血誓師約

以翁洲水師入閩則由陸路自城下會之諸道所集兵未有若評事之盛者已而夫巳氏告變直指遣諜者入管江評事曰耳目有異搜諜者得其檄遂斬之鳴鼓會衆將由大嵩以入海定海大將軍常得功已遣水師扼其入海之路而以輕兵掩管江施杜講據險格鬬別令死士護評事趨翁洲中道被執評事之自管江出也有顧氏子者隨之行亦被執其人蓋狂且也夫巳氏舊識其人密以賂入令顧氏子進之評事勸其多引薦紳人望以自免評事斥之顧氏子乃私塡一紙如爲都御史父子馮職方家楨李儀部棡范公子兆芝等以與獄吏

而衣冠之禍大作外人皆傳以爲出自許事華公聞而驚曰石雁寧有此訊之乃知顧氏子所爲也夫已氏私謂人曰王卣一沈靜淵默猝不能窺其際是非華子之疏衷者比也必不可活未幾直指核許事之囚於錢唐或以爲有生望矣許事曰吾亦何望爲覆巢之完卵哉華楊施杜不可負也及累訊膛目不復一語遂以六月二十日死焉門人私謚忠潔嗚呼忠義之名之難居也以同心一德如五君子累蹶累起履虎尾而不顧白首同歸乃屠薑稍與華公隙末許事亦幾遭不白之誣彼其播弄皆出於反側小人之手百世而下猶令人欲食

其肉然而忠義之人皇天后土鑒其心曲所謂留吾血三年而化爲碧者海枯石爛不可磨滅予作五君子狀發明沈屈其庶足慰重泉之恨也夫評事著書滿家尤長於經諸經皆有說不肯苟同前人頗過於好奇今散佚殆盡惟周禮解予曾見之其辭遠閎集亦無存者

是役也謝氏第一揭帖爲董公志寧董公德欽王公家勤楊公文琦兄弟屠公獻宸第二揭帖爲華公及慈谿馮公家楨馮公彝李公文纘第三揭帖爲高公斗樞父子李公桐父子定海范公兆芝董公志寧與楊公文球急逃得免二馮以其子弟行賂得免李公

文纘以過宜力辨其不預得免而第三揭帖中人皆免董公志寧李公文纘范公兆芝予皆嘗表其墓合觀之則戊子之難本末了然陸夫人諱玉辰張夫人諱玉如

鮚埼亭集外編卷十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十一

鄞　全祖望　紹衣

行狀三

明故都督張公行狀

都督張公諱廷綬字雲衢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都督少時喜讀兵法時天下多事益思以功名自見又善挽強弓舞大刀兼喜王逊之術故其補諸生也在武學中錢忠介公起兵以驍勇署總統會於越中方議所立聞台州已有監國遣都督迎奉從之江上時台州之起兵者陳公函輝及義兵諸營分汛江上

而陳公以會推留中調度其兵莫屬陳公訪於錢公曰麾下有將材乎錢公曰前日以迎奉來者其人可使也陳公奏授都督僉事統所部還鎮台之海門江上諸營束手不思有所經畫但爭分地爭分餉日無寧晷海門稍遠得不預然台軍遙受陳公節度而都督爲錢公將幸兩家皆忠悃無嫌忌都督時時以餘餉餽錢軍或曰幸無若田弘正之結怨於鎮人也而都督未嘗有所斂取於軍故陳公聞而彌善之浙東八府方氏之軍最橫王氏次之兩家老營一在嚴陵一在寧波居民爲之罷困其以客軍駐台者爲谷文元宗室嘗湊李礎暴橫頗

學兩家而竭力支拄籠絡使不至大違者都督之力爲
多已而閩中大將李公唐禧至監國以其宿將使共治
軍於台唐禧故金山衞官起兵不克入閩由閩入浙都
督讓之凡署銜列座必使居已上而唐禧自以客將每
事皆咨都督而行兩人和衷共濟日練兵以輸江上
大兵入台唐禧謂都督曰公當俟陳公消息然兵已逼
不如借我早死徒殺士卒無爲也都督曰諸各遣其麾
下袍笏兀坐營門　大兵過都督營諭降不屈殺之唐
禧亦被殺而都督眷屬之從軍者皆死無一存嗚呼乙
酉而後吾浙東諸公蓋亦厓山三丞相之流如都督者

則藉劉義一輩人物也先曾王父兄弟在江上嘗爲方國安部將所恨幾致不測都督救之得免故先贈公嘗欲爲都督作傳而未就也高兵部雪交亭集載其名未詳其事今已百年杞宋之文獻日不足徵而都督家門已絕莫可搜索恐遂無知者聊據所聞以述之使國之史有參攷焉謹狀

明兵科都給事中前知慈溪縣江都王公事畧

王公諱玉藻字螺山南直隸揚州府江都縣人也司勳郎納諫之子崇禎癸未進士釋褐知浙之慈谿縣事子民和平民不擾而事集未期年北都亡殉難翰林檢討

汪公偉前慈令也公帥官吏士民哭臨畢哭臨謂哭崇禎也爲位哭之三日已而故少詹項煜以從逆亡命來慈之馮公元颺與公皆出其門馮氏匿之夾田橋之別業公雖致之饟顧甚非及慈之義民不容撲而淹之橋下公不問明人最重闖謚或以公爲過公曰吾不能爲向雄之待鍾會哉顧懼負前月大臨一哭耳夫君臣之與師友果孰重聞者聳然乙酉夏大江以南盡附浙中百城守令或棄官去否則降而公與沈公宸荃起兵晉御史仍知縣事公募義勇請赴江上自效乃解縣事以兵科都給事中往軍前公任事邁往壯氣勃勃而江上諸帥惡

之先不予以餉公曰是將剸刃於我也乃力請還朝其在垣中雅持正議又不爲諸臣所喜乃力求罷莊太常元辰留之丙戌夏浙東再破公黃冠行遯於剡溪不肯歸久而資糧俱盡慈民及浙東之義士時時周之妻收遺秉子拾墮樵不以爲苦壯心至老不衰每臨流讀所作詩激厲慷慨仰天起舞庚寅先大父嘗訪之相與語島上事公曰今日當猶在靖康建炎之際耳君以祥興擬之下矣蓋其崛強如此辛卯以後始歸故鄉卒以窮死嗚呼明末吾鄉多賢吏而其後以死報國者九人前寧波府推官則儀部黃公端伯駕部林公之蕃知鄞縣

則尚書沈公猶龍侍郎張公伯鯨御史王公章知慈溪縣則巡道陳公瓚檢討汪公偉知孝化縣則給事胡公夢泰其以乙酉受鄞縣之命不久即去卒死國者駕部王公之栻（即王公章子）而公以首陽之節參之其耿耿之心未嘗於諸公有媿也乃文獻淪胥問之揚人無知公者問之寧人亦無知公者悲夫前此寧之父老其於王汪二公蓋嘗爲之祀今亦廢矣予思於寧之湖上築祠合祀黃公以下而以公終焉是亦扶忠義以勵長吏之一助也乃序公之事而表之

李杲堂先生軼事狀

棃洲黃公所作杲堂先生墓志於其大節卓行畧有表見而事不備去今七十年知者鮮矣先生仲孫世法以爲未慊予少得之先大父贈公所述者益稍足具十之三四乃詮次而復之先生以戊子正月預於五君子之禍甫得脫而鄮人儀部公之喪自杭歸殯畢是年七月再下府獄益夫已氏餘患未已也聞者以爲必死而先生在囚中其所居即華公嘿農楊公楚石故地方作招魂之詞以酹之已而終得不死自先生蒙難後蓬藋滿三徑又時時善病或疑其壯心已盡不知其逐日焦原左執太行之獶右搏雕虎益如故也而不大聲色以泯

其相庚寅馮侍郎躋仲之難其監軍爲姚江黃宗炎刑有月矣時傾家救之者爲馮公子道濟奔走其間者爲董農部次公天鑑卒成其事者爲萬農部履安而先生之力亞於道濟遂出之劍鋩之中癸巳黃岡萬僉事允康來吾鄉及別去先生餞之座客爲僉事筮易得睽之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皆大駭先生因固請僉事且潛身甬上僉事不可行至吳中楊崑之變作先生終身痛之甲辰南屏之難大帥搜得其所與中土薦紳往還箋札欲按籍殺之先生以奇計使中止其所保護尤多其餘蓋不能以畢傳嘗有客以故宮什器求售者

先生一見其題識流涕沈瀾不能自勝其人亦泫然而去燕人梁職方公狄嘗曰鄴嗣將無使勾甬一片地盡化爲碧血蒼燐大是可畏康熙戊午浙之大吏皆欲以先生應詞科之薦以死力辭已而萬徵君季野亦有史館之招先生送之歎曰嗟乎鄭次都能招郅君章同隱弋陽山中不能禁其喟然而別從此出處之事且有操之者徵君以是終不受館職幕府以重幣乞先生課其子爲詩謝遣之以予竊窺先生之才甚長故能側身憂患之中九死不死其所以不死者蓋欲留身有待而卒不克故其詩曰采薇硜硜是爲末節臣靡猶在復興夏

室是則先生之志也所圖莫遂故雖死而喟然以不得從五君子爲恨是非先生之志也然則此九死不死者已足扶九鼎之一緜矣嘗謂先生一身流離國難則宋之謝翱鄭思肖委蛇家禍則晉之王裒唐之甄逢周旋忠義之閒則漢之云敞閻子直前此先生遺文未敢盡出或有弗能知其詳者今世法既悉表而出之讀其書得其行矣先生私淑蕺山之學於棃洲私淑漳浦之學於大滌山人何羲兆呂漢嵐顧終身未嘗開講然其忠孝自持則所謂眞學者其人也

錢蟄菴徵君述

六世祖奐進士以侍郎管江西布政司使

五世祖瓚進士廣西按察司副使

祖若賡進士江西臨江府知府

父敬忠進士直隸寧國府知府

本貫浙江寧波府鄞縣芍藥沚人

公諱光繡字聖月晚號蟄菴錢氏世有名德詳見明史及諸前輩集中碑志不具述先生少負異才隨侍其父僑居硤石因盡交浙西諸名士已而隨侍遊吳中宛中南中因盡交江左諸名士是時社會方殷四方豪傑俱遊江浙閒因盡交天下諸名士先生年甫及冠也而宿

老俱重之秝中則有濟鳴社萍社彝社吳中有遙通社杭之湖上有介社海昌有觀社禾中有廣敬社語溪有澄社龍山有經社先生皆預焉又雅好釋氏故其講學則師漳浦談禪則師木叔海岸論文則師牧齋友朋所嚴事者夏瑗公楊維斗姜如農陳臥子林茂之薛更生所契好者陳玄倩陸鯤庭翁坦人黃九煙萬允康祝月隱徐闇公麻孟璿沈景山耕巖吳次尾沈崑銅沈君牧顧子方顧曌源孫克咸錢開少張沁水李叔則陳定生闇古古查方舟巢端明金道隱張仁菴徐蘭生談仲木徐元歎余澹心周子佩方爾止陸冰修皆魁傑不羣之

選方外則叅禮密雲雪嶠蓋其師友之梗槩也先生本用世才寧國分符出守不甚諳吏事簿書山積一出先生之手老胥無所用其奸硤中土豪吳中彥凶暴絶倫先生廣爲布置卒令有司擒而戮之常勸漳浦以爲太剛不如用晦以叅之漳浦感其言贈以法盧二銘法盧先生硤中齋名也流寇逼京師上書南樞史公請急引兵勤王以救京師之困而先以飛騎追還漕艘弗齋盜糧史公答以具曉忠懷卽圖進發赧王稱制先生累言於當道深以立馬量江爲憂玄倩方按河南乃檄先生知舞陽以親老辭之而力經營周仲馭於獄中俄而南

都又破從兄忠介公方舉兵江上先生居硤中隔一水耳亦不赴硤中舉兵以應吳中先生亦不預蓋先生雖爲故國抱杞人之憂而逆知時事之難以犯手故置身局外卒無不如其所料者丙戌以後頽然自放生平師友大半死劍鋩所之有山陽之痛不堪回首遂以依佛之癖決波倒瀾儼然宗門人物矣其別署曰寒灰道人先生居吳中久因習吳中況味談諧四出必有名理一著一粥非其手製無可意者故不輕過人食雖飯依釋氏而且旦啖彘羹作牛心炙飲醇酒不置以是知先生之逃儒入墨固其宿根所近然亦半觸於時之所激故

未嘗不呈露本色棃洲黃氏申明蕺山之學先生與談儒釋異同兩不相下歸而爲諸子作復性之會况濫西竺娓娓不倦然其與浮屠法幢論素位以爲必如蘇武洪皓方爲素乎夷狄而行並非隨波逐流之謂此則儒門之偉論也先生於出處之際最嚴沈宮坊延嘉被薦先生貽之書曰闢之梵語修羅毎膳必嘗千種兼珍末後一口化爲青泥玉堂淸夢非復昔日兼珍青泥滋味懲所不免吾兒其愼之宮坊故不肯出山得先生書謝爲益友葛學士世振被薦得辭先生踵門以詩賀之招撫嚴我公招先生時忠介家方被籍先生欲紓錢氏家

難往見之及欲授以贊畫固辭得免又有薦修玉牒者亦拒之幾社雲間宋徵輿故人也以中書舍人隨大將軍宜爾德幕欲與先生一見託疾不往崑山朱應鯤亦故人也及守上虞頗魚肉故國遺民先生面斥之或為新通守樹碑列先生名亟往削去之忠介之殉也諸弟遠出未歸先生修其祭祀祝版之詞悽愴感動行路又訪其弟婦鮑安人之為尼於吳者每歲三月十九日祭王忠烈公父子於天封塔寺九月初七祭張尚書於城西從兄江寧推官肅凱與先生始睦終疏及其罹刑懼家門不保以幼子為託先生力任之故人吳余常有難

力救之其自硤中返甬上也搆堊蘿菴闢祕園築歸來閣與董戶部守諭德偁王太常玉書高武部宇泰輩往還酬和晩年與宇泰爲耆社愼選遺民九人而已其後又增其二山王之徒不得與也吳越諸野老多以不仕養高而牧守干謁仍不廢先生長謠曰昔日夷齊以餓死今日夷齊以飽死只有吾鄉夷齊猶昔日何怪枵腹死今日聞者惕然先生平日風流自喜蘊籍得之性成雖遭厄運不爲少減然感懷家國漸以蕉萃遂成心疾竟以憤懣失意自裁戊午四月十二日也生於萬歷甲寅五月初七日孺人曹氏副室鮑氏子璜恭葬於鼻前

山之陽先生自十六歲有詩集其後或隔年一付梓人或每年有之曰告情草漱玉集香醉軒集澹鳴集述祖德詩秋雨刪萍社詩選停雲草水鹽集獨寐寤歌白門詩冀草三十歲始重定之曰刪後詩以後曰紀年集曰有聲淚曰歸來吟其文曰學古集其談禪曰耳耳目目集五十一歲又合定之曰從慕堂詩文內集則乙酉以前外集則乙酉以後也忠介子澹恭以先生集來予又爲沙汰其繁存其精者得十六卷澹恭因請爲之狀予乃述其大畧如右

江陰楊文定公行述

司馬溫公居洛十九年田父野老皆知其爲司馬相公而眉山之稱之曰誠曰一吾嘗歎其善言溫公之德行即孟子所云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其在今日江陰楊文定公庶其人耶而所遭遇亦畧同溫公在神宗時已至樞府旋復退閒楊公官制闕其所設施更視溫公有成規矣忽遭吏議溫公判西臺神宗改官制則曰御史大夫非光不可特未召耳楊公在滇

世宗亦欲召之而不果溫公登相位不竟其施楊公賜環

今上以　皇子暨胄監之任倚之蓋欲公追后夔之盛

千載遽逝所不同者溫公當日身雖退未有風波之厄而幸楊公所際時會非宋中葉比要其得君任事而卒不得大有所展以爲天下惜者則同公諱名時字賓實學者稱爲凝齋先生江南江陰縣人也世爲儒素自少即留心性命之學所樂玩者通書東西銘正蒙諸書旁推交通則程張朱呂諸集與近思錄成康熙辛未進士座主安溪李文貞公方以正學倡一時闈中得公文異之及相見與語聖學宗傳津津然忘其爲師弟不覺其席之移而前也公既喜得師以爲依歸而文貞亦深相倚嘗自言初讀書時喜其難者如樂書歷書而讀之即

周易亦祇求其圖畫之變化巧合覺朱子之言平平耳其後漸返求諸理直至賓實長史二子來從往復疑問皆從大原探討因此見地日出再取朱子書讀之精采大出長史張公爲也又曰賓實讀書一切歷算音韻皆不甚置心惟經書中性命之理講切思索直似夙世有因者方外所云法嗣吾儒所云種子也又曰長史最高明然不若賓實之沈潛也是年改庶吉士甲戌授檢討

召對稱旨充講官公在館中蕭然如諸生緩步六街衣履古拙同館肩輿雜沓衝突而過公弗知也辛巳

聖祖問文貞朝臣操守有如張鵬翮趙申喬者乎將使

之任提學文貞以公對曰操守似二人學則過之公聞
亟向文貞辭曰學且未成敢爲人師逾年卒有
命提學直隸直隸學臣非坊局以上弗預公由
特簡而出所至即與諸生講明正學以振飭人心爲務
其初稍嚴文貞遣人致語曰聞諸生之陋者君直以不
通詈之恐宜少婉使人爲可受也公瞿然遂濟以和自
是雖諸生之未見錄者皆心悅
聖祖聞之於行幸畿輔時面予獎勸遷侍講旣畢事
詔以原官宣力河防翰詹諸臣宿以資望自矜不喜出
外任劇公獨以得就近迎養爲喜丁亥丁外艱庚寅丁

內艱居喪如禮壬辰仍赴河工明年

召入直　南書房校審周易折中性理精義諸書故事

翰詹諸臣自外來皆先赴吏部投帖部臣爲之列名候

員出補之公至京未嘗赴部逕入直是秋吏部開主試

諸臣無公名

上問之則曰未補官也

上特遣公主陝試試還仍不赴部逕入直吏部乃反以

帖諮公謂當補官請登啟事而公昕夕修書無暇及之

於是吏部笑以爲迂而公竟三年不補官丁酉始

特授直隸巡道直隸無提刑巡道即提刑也刑清訟簡

奸宄不與已亥遷貴州布政司使明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時西陲用兵滿洲兵進藏路由滇中長途甚憊滇民懼其至或有所擾皇皇如也公令沿途皆整空屋數百間以待旣至治牛酒犒之令休息長吏整其扉屨而使標下將巡視周邏無得輒出驚居民居民不知有大師聲息獨貿易者日持米鹽醪精之屬前往交易好語相慰藉而退毫髮無動已而師還公曰諸軍憊益甚矣待之當加厚大師至如歸家并爲奏免其馬匹倒斃之賠補者大師由滇入京望公之署稽首泣下如雨爲穹碑樹之署側雍正三年晉兵部尚書總督雲貴二

省仍兼雲撫明年晉吏部尚書京察自陳奉
溫旨有和平安靜端莊廉潔之譽公之在南也以忠信
篤敬率其下熙然爲
國家養元氣土司洞主皆曰楊公吾父也而是時直省
督撫中有爲武健嚴酷之政以爲能者公曰是所謂訐
以爲直儌以爲知不孫以爲勇者也聞之者恨公公時
時於奏中爲
世宗言存誠主敬之學以證明
聖德之法天不息者
世宗手批答之以爲吾君臣萬里談道不亦樂乎於是

忌者益甚有屬吏者才而佻其於吏務誠有過人而不
學無術多自用公諄諄教之屬吏以公為老儒迂其言
公惜其才言之不已屬吏反憾適其入
覲言公姑息以要名且耄百務俱弛
世宗不能無動然猶以公年高或不任封疆事將
召入朝大用之乃於乙巳解吏部尚書專任巡撫而新
督西林鄂公力言公之老成和厚實可置
樞座左右乃不一年竟罷官刑部侍郎黃炳與新撫朱
綱至將有所羅織無可坐幾欲加刑訊鄂公力持不可
而滇民且萬人至訊所洶洶謂楊公仁者何至此乃撫

他事以代賠分賠之贓加公至數萬

世宗知非公所坐然欲薄有所懲令公以三千金輸之藩司滇民展轉相告各以所有輸之官一日中數已滿而公先取邸中物并脫夫人之簪珥以充數僅直不滿二百金也自是遂居滇中講學不輟初公開府時故空空無所有至是益貧滇民時以斗米隻雞至諸苗亦有來爲公餽物者公量而後受亦未嘗敢濫也而公之望愈重　中朝人於自滇來者必問楊公安否

今上嗣位追承

先意宣召入京進見賜坐以禮部尚書管祭酒又令課

皇子直　南書房公之來也自以老不願仕欲陳情
及聞祭酒之命則喜
上亦深以造就人才期之古稱國子原自天子之元子
遞及國胄以至民間之俊秀至後世而其意亡有國子
之名耳
天子遠觀三古之意而以名世大儒如公者主之此自
漢唐以來所未有誠
命教習庶常賜邸第又以公老得於禁城中騎馬出入
公每日入　皇子書舍問所業而身居監中以便退食
時與諸生講習五日一升堂爲大講其赴庶常館亦譚

諄勉以正學而館課特餘事也自兩
召獨對及所上章疏率多正心誠意之言而最大者翰
林於持服中供職一事先是
皇上已停止長吏之奪情者其後以翰林居憂在館中
修書不預朝賀似無害於是
召梁學士詩正入　南書房而余編修棟日侍　皇子
講讀者也至是丁艱
上援前例留之
詔命已出公力言其不可次日
上收還成命而止尋充三禮館總裁未及赴館蒙

召對入奏逾時時大暑公年高頗弗勝及退從者請公少休而公見諸生尚未散又與佇立詳問學業語畢又往後堂問諸經雕本之就緒與否公雖不自知倦而病已中之是日遂寢疾然不廢觀書或問修禮之要歎曰三千三百無一事之非仁也故夫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今

皇上躬至仁之德又值百年興禮樂之期恐我不及見耳綿延至二十餘日而卒猶惓惓於　皇子之學業與監中諸生月課焉

上聞震悼優予恩卹加贈太子太傅賜謚文定公無子

以從子名應詢為後年七十八公生平論學本於坤之二曰敬曰義誠則敬之至明則義之精中庸一部盡於此矣而予觀公於此二者蓋由誠而生明其容止端一望而知為朴實頭地人也坐立屹然無橫肱交股急趨窘步之習談言坦白與共事者必和衷非其意而強之雖百折不變漳浦蔡文勤公謂人曰今世而時時有堯舜君民之念者江陰一人而已禮部侍郎桐城方公過語移時歎曰公眞為天地立心為斯人立命者也長洲何編修焯博學傲物於人無推讓聞公至吳令其諸生來聽講予嘗侍坐於館中公曰子之於書可謂博矣但

嘗爲有用之學予皇恐曰何敢言博然東萊止齋之學朱子尚議之況於愚乎公曰但見及此則已進矣所著有經書學言指要一卷凝齋集若干卷公之卒也應詢已爲之狀然寥略之甚予續爲此述於公之事亦未能備而大略得之謹述

先太孺人行述

先太孺人姓蔣氏係出北宋給事中邦彥之後自諸曁遷鄞世居城中西湖之曲外曾大父諱維衡外大父諱芬俱諸生贈翰林院庶吉士蔣氏在鄞稱詩禮世家顧弗甚達舅氏蓼厓先生生四歲而孤同産惟太孺人祇

二歲外大母陳夫人寡居貧甚以紡織支門戶上奉君舅嘗撫二孤而泣曰是藐然者能緜及婚嫁之日以見其成耶會有婦人善相者過之則曰夫人一子一女俱鍾清氣異日當爲夫人苦節之光抑又皆貴稍長外大母自課之太孺人肩隨舅氏讀書一燈相對熒熒讀畢舅氏習算太孺人習女紅年十九歸於先公予家自喪亂以來久已消落大父贈公老而多病又喪大母性素峻不輕言笑子姓見之多匿影不敢前而太孺人以婉娩善承之溫凉飢飽以及藥茗之屬無失時者一夜或四五起未嘗敢熟睡贈公歎曰新婦賢孝天必昌汝後

以爲報從大父老而獲太孺人推贈公友愛之誼有酒肉必分貽之以不逮事先姑推其誼於從太母贈公喜曰此眞養志也而閫政甚肅古人所謂不識廳屏不聞笑語者蓋允蹈之乃自贈公歿又喪長兄祖謙而太孺人始大病長兄之生也慧甚又加以端慤四歲而諸經畧能上口六歲而徧習之脫口皆成文采里黨中遂有聖童之目以爲先司空宗伯而後當重大其門者也一日誤以小刀削臏傷其將指中風而殤太孺人素清弱旣以侍養贈公積勞之後居喪哀毀已不能支至是愛子夭折朝夕涕洟遂成心疾久而日不能食夜不能

寢外大母輿致其家親視之奄奄日甚或曰是非大下以紫團參不足振其神氣之涸先公從之盡一斤而疾退然心疾如故又十年始痊可乃舉不肖太孺人之舉不肖也外大母疾已亟日夕侍側臨產始歸產之十有三日而外大母逝先公與蓼厓先生祕之不以告既逾月始知之驚慟絕而甦者七於是復大病治之一年而愈自是連舉弟妹皆不育而不肖又孱甚無歲不以疾聞瀕於殆者不一而足先公硏田之入祇足供不肖醫祝之需而太孺人以蕉萃之身重受累於不肖每逢危急呼禱於影堂占卜於龜人巫人之從違驚皇於中夜

之軀蓬首跣足其辛劬不可以口舌傳也不肖雖多病而稍閒則先公課之甚嚴爲講漢唐諸箋疏以及通鑑通攷諸書太孺人輒以棗果賚其乏先君有事則太孺人攝講席焉不肖補諸生一紀而以學使者交河王公之薦應赴都下自以終鮮兄弟力辭得請次年以拔萃貢成均再辭不許太孺人曰歐陽詹求有得而歸以爲親榮夫但云有得尚不過世俗之榮倘能有得而又有聞焉是則吾所望於汝也其行矣不肖以庚戌春勉治裝北上時新例許赴選人之籍入對

闕下不肖投牒成均遽歸壬子太孺人復令不肖北試

京闈而嫡張氏卒又上累太孺人癸丑被放以詞科之薦爲吏部所羈未及試期不肖成進士選庶常得預今上覃恩加封太孺人已而左遷外補不肖方切於晨昏之戀幸得自便南還抵家先公方得足疾治之而愈次年秋太孺人亦得足疾已而又得心疾未幾又得脾腎並洩之疾不肖倉皇失措百方治之稍痊而先公逝太孺人哀悼慘怛於是疾遂不可爲然太孺人雖沈綿乎而見不肖經營喪葬之事未有不再三撫慰也自城南闞墓工歸未有不呼嫡子輩進飲食時寒暑也時問及近狀未有不憐支應之拮据也於是臥病復一年以

乾隆四年十二月初三日卒得年六十有八嗚呼乳哺之恩卒以三年太孺人之勞慈祜於不肖者至於十有餘年而後息肩而此十有餘年之慈祜乃世間爲人母者所未嘗之境則太孺人之聖善豈凡爲人母者所可同而不肖十年京洛其失養之罪又非凡爲人子者所可同矣太孺人雅工詩顧未嘗輒形之紙筆不肖所見惟送嬸氏董孺人北行嘗有長句二首或問之則曰此非閨閤之急務也性不佞佛比邱無敢過吾門者嘗曰我身後必不許作佛事九宗七族之中亦有強悍不可使令者獨至太孺人之前無不俯首媿屈曰此善人也

喜怒不形於色雖僮僕未嘗加以呵斥治家綜理有法故以十畝之田充祭祀燕享之需而沛然未嘗有所詘於是萬學使九沙偕諸親表公議上謚曰慈懿紀其實也合葬於先公木皐峰阡不肖伏攷古婦人之有行狀始於六朝之江淹任昉宋儒王柏譏之以爲非其非之良是也然誠有聖善如吾太孺人而又出不肖之自敘則固不同於一切碑版假諛墓之金以欺人者謹述

鮚埼亭集外編卷十一終